

身作醫王心是藥

啟功有首寫於病榻上的詩：「填寫診單報病危，小車直向病房推。鼻腔氧氣徐徐送，脈管糖漿滴滴垂。心測功能粘小餅，胃增消化灌稀糜。遙聞低語還陽了，遊戲人間又一回。」古詩的體例，現代的內容，毫不違和，將一個老頑童的幽默、風趣、樂觀，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
病榻，是詩歌的豐產田。病痛的折磨、藥劑的苦澀、卧床的靜默，都是各種思緒的天然「培養皿」。比如，李煜的《病中感懷》：「憔悴年來甚，蕭條益自傷。風威侵骨骨，雨氣咽愁腸。夜鼎唯煎藥，朝髭半染霜。」這種苦痛，比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更直接，身心俱疲，盡顯悲涼。

韓愈飽受牙疾之苦，大概是寫「牙」最多的詩人，往往直抒胸臆。「去年落一牙，今年落一齒。俄然落六七，落勢殊未已。」「我今呀豁落者多，所存十餘皆兀兀。匙抄爛飯穩送之，合口軟嚼如牛呌。」可憐之狀，令人同情。但既然無力改變，韓愈便只好苦中作樂：「人言齒之落，壽命理難恃。我言生有涯，長短俱死爾。」

白居易的病比韓愈更多，病中詩也更多，但他的「樂天」精神也超過了韓愈。比如「頭痛牙疼三日臥，妻看煎藥婢來扶。今朝似按擡頭語，先問南鄰有酒無？」同樣是牙疼，白居易竟還念念不忘討酒喝。他不光牙不好，眼睛也有問題。《病眼花》：「頭風目眩衰衰老，只有增加豈有瘳。花發眼中猶足怪，柳生肘上亦須休。大窠羅綺看才辨，小字文書見便愁。必若不能分黑白，卻應無悔復無尤。」雖然看不清風景、文字，辨不清黑白，但也不怨天尤人。

而在《病中五絕句》裏，白居易總結：「目昏思寢即安眠，足軟妨行便坐禪。身作醫王心是藥，不勞和扁到門前。」不必勞煩醫和、扁鵲這樣的神醫，自我治癒才是最重要的。



瓜園
蓬山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月亮像蘑菇

我們每晚抬頭看見月亮，卻很少會問：它從哪裏來？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卻從一個科學假說出發，想像月亮原本是地球的一部分，後來受到太陽引力牽引，才脫離地球，升上天空。如此宏大的宇宙事件，在他的小說《月亮像蘑菇》裏，卻由一名正在釣魚的人說起。

那時候，地球被淺淺的淡水覆蓋，沒有陸地。老「Qfwfq」與眾人各自坐在小船上捕魚，過着平淡日子。檢查員「Oo」曾經預言，世界即將分成陸地與海洋，陸地上將出現山脈、河流、城市與無限財富。可是沒有人相信他。

一天，「Qfwfq」的小船突然被一塊隆起的花崗岩托上半空。那岩石像蘑菇般從水底生長，像石頭的巨浪向前翻滾，所到之處，房屋、船隊與城市紛紛倒塌。大量鰻魚擱淺在岩石上，「Qfwfq」最初只顧撿魚，後來眼見災難擴大，便嘗試拯救遇難者。可是，他丟下去的物資反而引起爭搶，越幫越忙。

海盜「Bm Bn」也登上了岩石。他看到的不是災難，而是機會，準備利用這塊新陸地繼續搶劫。檢查員「Oo」隨後趕到，證實這正是他預言的新世界。面對海盜的專橫，他聲稱自己「只是一個技術人員」，更願意以知識協助海盜，把天災轉化為利益。

「Qfwfq」對這樣的一個「未來」徹底失望。他帶着女孩「Flw」逃離岩石。就在二人游開後，太陽把整塊花崗岩從地球拔起。眾人以為是新大陸的東西，原來正是月亮。海盜與檢查員滿懷野心留在上面，結果被帶到寒冷、荒蕪的太空，而「Qfwfq」腳下真正的陸地，這時才從退去的海水中浮現，那正是我們的地球。

這是一個漂亮的故事高潮。卡爾維諾明明早已在題目、科學引文、行文描述之中，把結局告訴了我們。可是，當月亮真的升起，我們仍然感到意外。好的結局就是如此：它不必突然從天而降，而是一直藏在故事裏，等待最後一刻升上天空。



普通讀者
米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周末出門辦事，順路去海淀圖書城。這地方有十多年沒去了。讀大學時，我是這裏的常客。家中藏書不少來自於此。只見「中國海淀圖書城」的牌樓還在，牌樓後的景象卻大不相同，冷冷清清，行人稀少，不復當年繁華模樣。那時節，圖書城裏矗立着兩大建築，一為吳海樓，一為籍海樓，現如今只剩牌子，不賣書了。

海淀圖書城正式建成是在一九九二年，我到北京的時間稍晚於此，恰逢其鼎盛時期，大大小小的書店據說開了兩百多家，其中不乏教材教輔，

最近刷到一條短片，一位生活在中國內地的外國人對着鏡頭，一臉不可思議地說：「如果不是在中國，我絕對想像不到這樣的事情會發生！」

隨後，他稍稍鏡頭，一家咖啡店映入眼簾。一張桌子上放着筆記本電腦、手機，椅子上還掛着兩個背包。原來，剛才坐在這裏的兩位年輕女子臨時離開了，把所有東西原封不動地留在店裏。

老實說，如今的社交媒體上，外國人拍片感嘆中國治安優良，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。當視頻播放到三分之二時，我和評論區的大批網友一樣，

亦有多家專營人文社科圖書，也就是時下流行的「獨立書店」，當時似乎沒有這個名字，卻也沒有咖啡、文創喧賓奪主。

野草書店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它門臉不大，書的種類卻很齊全，門口牌子上寫着顯眼的「折扣」大字，對學生黨十分友好。後來，這家書店搬出圖書城，進入北大生活區，又轉至清華南門外，我去過幾次，再後來，它搬去了遠郊，主打網絡經營。而我也在某次買書後加了老闆的微信和買書群，時不時收到他在朋友圈的書訊

心裏早已預設了結局——無非又是一個感嘆現代版「路不拾遺」的讚美。沒想到這位外國博主話鋒一轉，給出了一個我們中國人從未設想過的角度：「如果這個無人看管的背包出現在美國，一定會有人立刻報警。隨後警察會出動拆彈專家，並將整個咖啡館全面封鎖。」

看到這裏，我和評論區許多網友的反應幾乎一模一樣：原來，這事還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？這的確是一個既出人意料，又完全在情理之中的轉折。我們本以為他在感嘆免於「被盜竊」的安全，殊不知人家感嘆的是免

圖書城裏對「暗號」

「轟炸」。網絡購物、網絡閱讀，衝擊着實體書店及其背後的出版業。野草的變遷宛如海淀圖書城的縮影。

在網上查查，原來是我後知後覺，早在二〇一四年海淀圖書城已退出歷史舞台，改名為「中關村創業大街」了。從昔日的圖書城，今天的「創業大街」南頭走到北頭，我看到了中國書店，它搬了店址，門臉比以前更大，心頭一喜，落寞減弱不少。推門踱入其中，在舊書中挑揀一番，選了三四本收入囊中。店員照例拿出

紙，把書包好，用繩繫上。此時，我前面買書的一位顧客問：你們沒有裝書的塑料袋嗎？店員說：沒有，我們一直這樣捆。是啊，這是中國書店堅持了多年的「古意」，好似淘書人之間心照不宣的暗號，而這家中國書店，守在已成過去的海淀圖書城，和昔日的熟客對着暗號。



知見錄
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習以為常

於「被恐襲」的恐懼。

這讓我想起另一條影片。一位來自中東、長年生活在戰亂地區的人，在中國第一次過春節。街頭鞭炮聲響起的一瞬間，他整個人下意識地縮了一下脖子，眼神裏閃過一絲驚恐。同樣的聲音，在我們耳中是節日；在他耳中，卻是戰爭。同樣是一個無人看管的背包，在我們眼裏，不過是有人出去買杯咖啡、上個洗手間；在另一些人的世界裏，它卻可能意味着危險、警報與封鎖。真正值得感嘆的，也許不是治安本身，而是我們早已習慣了這種安全。

習慣，意味着身處其中時，往往感受不到。就像健康的人感覺不到自己的心跳，身處和平環境的人也很少意識到和平。直到有一天，透過另一雙眼睛回望自己的日常，我們才忽然發現，原來那些早已習以為常的畫面，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幸運。



大川集
利貞
逢周一、五見報

誰搬走我的磚塊？

畢竟也只能順勢而行。最後舞者在舞台中間砌出一面長長的牆，但磚塊左挨右靠、東歪西倒，猶如日久失修的廢棄建築。終於在某個燈光幽微之際，一眾舞者合力把磚牆推倒，然而他們也處身磚堆之中。原來從有到無，只是一瞬間的事，毀於一旦。故事還沒完，在一片亂石中，又有人開始砌磚了。是推倒重來，還是人類總是犯同樣的錯？

離場時，在樓上低頭看舞台，磚塊像極了積木。如果視點更高，磚塊

力量，磚塊的移動速度當然比還原的快得多，欲拒無從。大環境管不了，自築小天地小堡壘可以嗎？但沒多久，其他舞者把她身旁的磚塊都拿掉。沒處容身，也沒處可逃。

《餘光隨行》以磚塊作為意象，有太多引申。既能築城牆，也能砌高樓；既是踏腳石，也讓人另闢新徑；磚塊與磚塊之間的縫隙，讓光通過，同時讓人看到被阻隔的牆外。無論風景怎樣變改，總有起舞、跳躍、喘息的空間。你走陽關道，我過獨木橋。

便是沙。那麼剛才女舞者砌的，不就是孩子們在沙灘上堆砌、隨時被海水淹沒的沙城堡嗎？無論是努力興建，還是盡情破壞，只是時間洪流裏的一抹沙，浮沙幻境，海市蜃樓，風吹不留痕。而所有執念，終究會煙消雲散。



雜果實治
羽羊
逢周五見報

《更大的水花》



米。畫面描繪了一座加州陽光下的私人泳池，池畔空無一人，只有一道巨大的水花濺起，彷彿有人剛剛躍入水中。背景是一座現代主義風格的建

築，幾棵棕櫚樹襯托着南加州的湛藍天空。整幅畫作構圖簡潔卻充滿張力，平靜的建築與激烈的水花形成鮮明對比，既展現了霍克尼對光線與水面的迷戀，也傳遞出洛杉磯特有的悠閒與奢華。

霍克尼曾說：「畫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你怎麼畫一種透明的東西？」為了創作這幅畫，他參考了一本游泳池建造手冊上的照片，背景則取自他對加州建築的素描。《更大的水花》是霍克尼以水和泳池為主題的三部曲之一，另外兩幅分別為《小水花》和《水花》。

一九六四年，霍克尼首次踏上加

州土地，便被那裏的陽光、泳池和現代主義建築深深吸引。他說：「我本能地知道我喜歡它，當我飛過聖貝納迪諾，看到游泳池、房屋和陽光時，我比抵達任何城市都更加興奮。」此後，泳池成為他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主題，而《更大的水花》無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幅。



館藏擷英
簡雅
逢周五見報

今夏的那隻負鼠

近來打開社交平台總能看到一張熟悉的照片：一隻灰撲撲的小動物雙手背在身後，眼神放空地望向窗外，像是在思考人生，又像是在努力消化剛收到的壞消息。這隻看似淡定、實則內心翻江倒海的小傢伙，正是今夏最火的表情包主角——負鼠。

這張刷屏全網的照片並非AI生成，而是真實發生的「名場面」。

據海外網友分享，一隻誤闖民宅的北美負鼠發現自己無路可逃後，沒有驚慌失措地四處亂竄，而是突然直立起來，把小爪子背到身後，靜靜望向窗外。那副故作鎮定、若有所思的模樣，彷彿在說：「事情既然已經這樣，那就先看看風景吧。」

照片傳入內地後很快被網友瘋狂二次創作。有人把牠做成工作群專用表情：「不能真崩潰，因為客戶消息還得回。」有人用來形容成年人面對生活的無奈：「不能真翻臉，因為班還得上。」還有人將其

視為「佛系哲學代言人」，用平靜的姿態，表達複雜的情緒。

負鼠的大腦與體重比值在有袋類中屬於最低之一，常被戲稱為「天然呆選手」；牠繁殖能力極強，幼崽出生時甚至還沒有人小手指大，只能躲在育兒袋裏喝奶。等孩子長大裝不下了，負鼠媽媽便把十幾隻小負鼠背在背上，走到哪裏背到哪裏。

負鼠還是「求生高手」，其最著名的本領是裝死。遇到危險時，會瞬間倒地，四肢僵硬、口吐白沫，甚至釋放出難聞氣味，實際牠的大腦仍保持活躍。

此外，負鼠還具有一定抵抗蛇毒和狂犬病毒的能力，被稱為「從恐龍時代一路活下來的生存專家」。



萌寵集
煒仔
逢周五見報

天涯小鎮

海南島真是非一般的熱，熱得不適合大白天身處戶外。然而遊客總想找機會看看街上的面貌，感受當地的生活。當然也不能毫無防備外出挑戰烈日，於是我們將防曬的東西都掏出來，整裝前往熱門的文青景點「天涯小鎮」。

縱然像身處烤爐，但我真的喜愛「天涯小鎮」。數條滿是小店的街道，盡頭是無盡的碧海藍天。非假日十分寧靜，茶飲店、餐廳和咖啡店卻不愁沒有客人。樓房外牆有色彩繽紛的壁畫，我們打卡拍照後已大汗淋漓，卻仍熱血沸騰，頂着傘、戴着墨鏡、拿着風扇也要向前行，一睹「天涯」的真面目。

沙灘非常燙腳，但不損我們的興致。穿着短褲拖鞋的我，走進海中，讓小腿感受海水的清涼與海浪的拍打，融入那沒人工修飾的自然之中，很是暢快。身旁的朋友們則不知哪來的活力，一個又一個跳起，要拍攝在沙灘上凌空的「大字型」姿勢。大家的行為十分傻氣，但我們都很快樂。

離開沙灘，一行人就在小街上探店購物。許多店舖都在賣泳裝、沙灘裙、涼鞋、文創玩意、毛絨公仔吊飾，款式設計精美，價錢卻十分便宜。女士們買手信之際，男士們也在選短袖襯衫加短褲的沙灘裝。一套套印滿椰林樹影或熱帶水果圖案的衣服，在當地穿着不單涼快，更讓人有無拘無束的感覺。晚上回酒店吃自助餐，兩名買了沙灘服的男士，相約一起穿着新「戰衣」出席，要將夏日風情帶回室內。他們穿得很好看，將度假的輕鬆和舒適表現得淋漓盡致。不過看着二人用餐，我總有點怪怪的感覺。過了一會終於明白，原來沒有陽光海灘作背景，他們就像穿着溫泉酒店的浴衣，如兩名身處汗蒸幕的大漢，令人不期然想給他們一籃溫泉蛋。



竹門日語
簡嘉明
逢周四、五見報